

1937.7.7

我们生命里的 「七七」

张作锦 王力行 主编
郝柏村等 著

许倬云

抗战是为了树立能够抬头见人的国格

张作锦

走在滇缅公路上，怀想为救中国而捐躯的壮士们

郝柏村

每逢「七七」倍思亲

高希均

「南京大屠杀」灾难下的成长，使我最向往的是：和平

何兆武

一代人的情结

邵玉铭

抗战带给我的「流亡三部曲」

齐邦媛

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

陈长文

勿再陷入「愚蠢的循环」

王鼎钧

焦土仍留几点红

郭岱君

「七七」卢沟桥事变：七十七年后的探索

星云大师

忆「七七」初战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华文出版社

「七七」 我们生命里的

张作锦 王力行 主编
郝柏村等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们生命里的“七七” / 张作锦, 王力行主编 ;
郝柏村等著. — 北京 : 华文出版社, 2017.6
ISBN 978-7-5075-4709-2

I. ①我… II. ①张… ②王… ③郝… III. ①抗日
战争—史料—中国 IV. ①K265.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33225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授权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：01-2017-4138

我们生命里的“七七”

主 编：张作锦 王力行

著 者：郝柏村等

责任编辑：张明华

出版发行：华文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

邮政编码：10005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电 话：总 编 室 010-58336239 发 行 部 010-58336267

责任编辑 010-58336211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×1230 1/32

印 张：6.5

字 数：90 千字

版 次：201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075-4709-2

定 价：32.00 元

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【原出版者的话】

我们生命里的“七七”

高希均

一个时代的历史，是由一些革命家、思想家、政治人物及追随者与反对者，以血、泪、汗所共同塑造的。其中有国家命运的颠簸起伏，有社会结构的解体与重建，有经济的停滞与飞腾，更有人间的悲欢与离合。

百年来我们中国人的历史，正就徘徊在绝望与希望之中，毁灭与重生之中，失败与成功之中。没有历史，哪有家国？只有失败的历史，何来家国？

历史是一本旧账。但读史的积极动机，不是在算旧账；而是在撷取教训，避免悲剧的重演。

历史更可以是一本希望之账，记录这一代中国人半世纪来的奋斗与成就，鼓舞下一代，以民族自尊与骄傲，在二十一世纪开拓一个中国人的天下。

以传播进步观念为己任的“天下文化”，自一九八二年以来，先后出版了实际参与改变中国命运与台湾发展重要人士的相关著作。这些人士都是广义的英雄，他们或有英雄的志业、或有英雄的功绩、或有英雄的失落。在发表的文集、传记、回忆录中，这些党国元老、军事将领、政治人物、企业家、专家学者，以历史的见证，细述他们的经历轨迹与成败得失。

就他们所撰述的，我们尊重，但不一定表示认同；如果因此引起的争论，我们同样尊重，但也不一定表示认同。我们的态度是：以专业水平出版他们的著述，不以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评论对错。

在翻腾的历史长河中，盖棺也已无法论定，谁也难以掌握最后的真理。我们所希望的是，每一位人物写下他们的经历、观察，甚至后见之明，为历史留下记录。

《我们生命里的“七七”》，在“七七事变”的七十七周年前夕得以出版，张作锦先生花了最多心血。我们十分感谢他从策划、邀稿到定稿的全程参与，以及原创性的贡献。

经历过中日抗战的那一代人，一生中最向往的就是“有尊严的和平”。马英九先生于二〇〇八年五月执政后，立刻推动两岸直航与交流，产生了历史性的贡献，和平发展的互利正在逐渐发酵。不仅“中国人打中国人”的梦魇不会重演，两岸更能进一步在平等与尊严原则下，在二十一世纪共创繁荣双赢。

（作者为“远见·天下文化事业群”创办人）

目 录

【原出版者的话】我们生命里的『七七』／高希均 1

第一章 抗战是为了树立能够抬头见人的国格／许倬云 1

第二章 每逢「七七」倍思亲／郝柏村 17

第三章 一代人的情结／何兆武 口述 文靖 执笔 29

第四章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／齐邦媛 43

第五章 焦土仍留几点红／王鼎钧 65

第六章 忆「七七」初战／星云大师 79

第七章 走在滇缅公路上，怀想为救中国而捐躯的壮士们／张作锦

第八章 「南京大屠杀」灾难下的成长，使我最向往的是：和平 / 高希均

第九章 抗战带给我的「流亡三部曲」 / 邵玉铭 125

第十章 勿再陷入「愚蠢的循环」 / 陈长文 143

第十一章 「七七」卢沟桥事变：七十七年后的探索 / 郭岱君

附录 「七七」事变后全面抗战大事年表 185

157

111

抗战是为了树立能够抬头见人的国格

许倬云

在今天，许多年轻人，尤其台湾的年轻人，不但不记得有过“七七”事变，以及随之而起的抗战，甚至觉得这是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事情，与我何干？因此，在八十三岁的老年，还要提起这一个历史事件，一方面觉得好像不识时务，另一方面又觉得，任何悲痛的历史不容许遗忘。

为何而战？

“七七”两个字，在我们这一代，几乎就是人生纪元的开始。我对“七七”以前几年的生活，记忆非常模糊，但“七七”以后的所见所闻，以及各种经历，都是刻骨铭心，永远不能遗忘。抗战，在我们经验中，是火光鲜血，生离死别，颠沛流离，恐

惧和失望。我们记得的是，全中国数千万人，为了逃离敌人的侵略，扶老携幼，奔赴安全的后方；那些留在被日本军队占领地区的百姓，每一个人都要忍受屈辱和欺凌，人不被当作人，只是当作可以屠杀的动物。人的生活，随时可以被皇军“扫荡”而一扫而空；破坏，掳掠，污辱，杀害，死亡，都是中国人必须要忍受的命运。

从日本强占东北开始，中日之间就有不断的冲突；我是在“九一八”事变那一年出生的，在我记忆之中，中国从来没逃离过日本的威胁。抗战，中国打得好苦，血流光了，资源几乎用尽了，中国几乎亡国。可是，中国没有亡，而日本却是遭了原子弹的惩罚，结果是两败俱伤。从那以后，中国花了六十年，才恢复元气；日本在战后得到美国扶助，很快就恢复了生产能力。可是，至今日本还等于美国的半殖民地。当年，日本想要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殖民地，今天，他们该理解到，作为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，究竟情何以堪？

西迁为抗战

当时，中国的力量实在不够。中国作为国家的条件，也不足以承担这么大规模的武装冲突。一九三七年的中国，表面上是统一的，实际上，中国的内部还是四分五裂。各地的地方势力，同床异梦，对于中央的统治，只是表面的服从；不只一次，强藩联合挑战中央的权威。国、共两党间的冲突，实际上与北伐同步进行。南京国府，号令所及，不过是长江三角洲、长江中游、珠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的若干城市。这些地方，固然是中国的精华地区，但是，最主要的工业基地，却是在上海附近；中国的金融中心，更主要是在上海市的租界地区。在这些设有现代企业的地区，中国政府并没有权力吸纳其资源，甚至不能以现代的税法，要求企业界尽纳税的义务。

抗战开始，上海地区首先受到严重的损失，两次淞沪会战，都在上海地区进行。于是政府立刻计划，将沿海的一些工业，移转到内地。那一次大规模的工

厂内迁，是历史上难得见到的中国版“出埃及记”。在我记忆中，我家所居住的湖北沙市，是滨江的城市，“七七”之后不久，站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，江面就满是白木船，靠轮船拖运木船，将从东南地区工厂拆下来的机器，运往内地。那些西迁工厂，大约占了东南地区工业的十分之一，却必须担起供应往后八年，后方数亿人口的生活需求，加上战争的耗费。那是多么沉重的负担！那时谁也没料到，一九七〇年以后，这些留在后方的工厂，会成为中国建设腹地的种子。

一些在南方的大学和中学，也纷纷内迁，每一个省的教育厅，都在各地设立临时的联合中学，沿途收纳逃难的青年。在内移的过程中，学校教育没有中断，这些学校各自落脚在内地的偏僻地方，恢复正常上课。我的三个兄姊，都是在抗战期间，进入江苏联中、湖北联中等等，才能够保持他们学业不断。家家户户，在兵荒马乱中，也都认为，与其一家团聚在一起，不如分散，各寻安全的去处，能留下一个种子，就多一个根苗。

以我家为例，二哥当时只是初三的年龄，在沙市

加入了湖北联中，徒步撤退到恩施。当学校的队伍，列队走过家门口时，每一个年轻的孩子，身穿制服，就像行军的军人一样，背一个背包和口粮，两双草鞋，列队进行。祖母看见二哥在队伍之中，实在舍不得，哭着要我的母亲将二哥从队伍中撤出来。母亲回答：“我们的孩子，能留一个，就是一个。国家快亡了，这些留下的种子，也许可以为我们再造中国，扳回自由和独立，不做日本人的奴隶。”这是一百多年来，中国承受多少次的外患，才铸炼成的一种悲剧情怀。那群由公费维持学业的青年中，后来出现了不少卓越的学者、能干的技术专家。海峡两岸的建设和全球的学术成就，都有他们的贡献。

以意志和血肉对抗日军

由于当时中国还没真正统一，全国的军队总数不少，却是分属不同的权力集团，每一个地方政权，都拥有自己的军队。这些地方军队，在抗战的大旗下，

也都尽力投入战争，但他们的素质不一样、编制不一样，配备也不一样，很难构成一个有机的战斗体。自从民国成立，中国从来没有过一个全国性的参谋总部，更谈不到有效地进行整体作战。抗战期间，几次重大的会战，好几次失误，就是因为指挥系统不统一，以至敌人可以乘虚切入。举例言之，南京陷落，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有效的指挥系统。另一个例子，武汉保卫战，就是因为负责防御要塞的守军，接收不同的指挥指令，无所适从，以至于日本军队抢到时机，突破了防线。

更致命的，在抗战以前，除了汉阳的兵工厂以外，全国并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军事工业。抗战前夕，中国努力建军，购买了德国的军火和苏联的飞机，但是自己无法生产补充械弹和设备。工厂内迁，将汉阳兵工厂的一部分迁到四川巴县，只能勉强地维持一些子弹的供应；日本占有了中国东北地区，有煤，有铁，还有奉军留下来的兵工厂，足以生产补充械弹，以现代的武器攻击几乎是徒手的中国军队。中国的战斗，其实是以战士血肉之躯，对抗日本军队的飞机、大炮、

坦克和毒气。

这样力量强弱悬殊的对比，中国能够熬下来，也真是难得。中国坚持抵抗的决心，主要还是在民心士气，因为民心坚持，才有士气的坚持。中国和日本战斗力的差距，大概是六对一，要牺牲六个中国军人，才能击败一个日本军人。一九三七年“七七”事变之后，大小战役两百多次，就是靠着一股气，无数青年战士，用自己的血肉，对抗日本军队的现代武器，寸土必争，才硬撑了下来。

抗战中，可歌可泣的事迹，不胜枚举。举例言之，一九三七年的台儿庄之役，川军王铭章部，徒步赶到战场，堵上了会战的缺口；以川军只有步枪和刺刀的战力，顶住了板垣师团的装甲部队，结果全员殉国，指挥官王铭章战死的时候，还是挺立着的。又例如一九四四年，抗战最后一年，日本发动一号作战，在衡阳攻防战中，守军面临强大机械化部队的压力和毒气的攻击，历时四十七天，在援军到达前，衡阳沦陷，守军两万余人，只剩两千重伤的伤员，其余全数殉国。衡阳的百姓，也几乎牺牲殆尽，从留下来的尸